

張南軒先生文集

一

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一

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

受業諸子仝校

書

寄周子充尙書

垂諭。或謂人患不知道。知則無不能行。此語誠未完。知有精麤。行有淺深。然知常在先。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。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。語所謂知及之。仁不能守之。是知而不能行者也。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。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。自其麤者。知有冬溫夏清。昏定晨省。則當行溫清定省。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。則又從而行之。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。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。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。其等級固遠。其曲折固多。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。蓋致知力行。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。尋常與朋友講論。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。行而思之。庶幾所踐之實。而思慮之開明。不然。貪高慕遠。莫能有之。果何爲哉。然有所謂知之至者。則其行自不能已。然須致知力行工夫既到而後及此。如顏子是也。彼所謂欲罷不能者。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。若學者以想象臆度。或一知半解爲知道。而日知之則無不能行。是妄而已。曾晫詠歸之語。亦可謂見道體矣。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。而況下此者哉。不識高明以爲如何。問及此間相從者。某邇來退縮。豈敢受徒。但有舊日士子數

輩時來講問。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。所謂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。誠如所憂。胡文定蓋嘗論此。然在近日。此憂爲甚。是以使人言學之難。非是不告語之。正恐竊聞一言半句。返害事耳。要亦如玉石之易辨。卽其行實。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。文定所論甚詳。備在文集中。曾見之否。

寄周子充尙書

重論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。此實區區所憂者。俱因學者徇名忘實。而遂謂學之不必講。大似因噎廢食耳。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。因夫盜儒之多。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。熙寧以來。人才頓衰於前。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。介甫之學。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。伊洛諸君子。蓋欲深救茲弊也。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。學者進德有次第。此言誠是也。然所謂先後次第。要須講明。譬如適遠。豈可不知路之所從。不然。只是冥行而已。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。則非所聞。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爲準。而所進則當循行序。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。若志不先立。卽爲自棄。尙何所進哉。所欲言者。要須面盡。

寄周子充尙書

垂諭。子澄所疑。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。不欲隨衆詆之。伊川未窺其閫奧。不敢以言語稱道。足見君子所存之忠信也。第以某愚見。所謂不知其得失者。要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。未窺其閫奧者。當窮究其閫奧果何如。講論問辨。深思熟慮。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胷次。此乃致知之要。入德之方。豈可含糊閃避而已也。每竊敬歎下風。故所懷亦不復敢隱。有以見教。是所望也。

答湖守薛士龍寺正

諭及學校之事。此爲政之所當先也。湖學安定先生經始。當時作成人才。亦可謂盛矣。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。此固善。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。則義未正。今日一種士子。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。用爲進取之資。轉趨於薄。此極害事。若曰於程文之外。明義利之分。教導涵養。使漸知趨嚮。則善也。

答潘端叔

大抵讀經書。須平心易氣。涵泳其閒。若意思稍過。當亦自失。卻正理。要切處。乃在持敬。若專一工夫積衆多。自然體察有力。只靠言語上苦思。未是也。事親之心。至親至切。古人謂起敬起孝。更須深體而用力焉。

答潘叔度

所諭讀書。平易則簡略放過。稍思。則似做時文。固當如此省察。但所貴於平易者。謂平心易氣。優游玩味其旨。正非簡略放過也。若夫家庭閒事。於己見有阻礙。其閒曲折萬端。乃是進修深切處。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。

與顏主簿

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。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。此則非所敢聞也。學者審其是而已。王氏之說。皆出於私意之鑿。而其高談性命。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。夫竊取釋老之似。而濟之以私意之鑿。故其橫流蠹壞士心。以亂國事。學者當講論明辨。而不屑焉可也。今其於二程子所學。不翅霄壤之異。白黑之分。

乃欲比而同之。不亦異乎。願深明義利之判。反求諸心。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。惟深察焉。

答朱元晦祕書

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。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。後二說亦頗得之。然其閒似未子細。按孟子此章。首以牛山之木爲喻。又以夜氣爲說。而引孔子之言爲證。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。心本無出入。然操之則在此。舍之則不在焉。方其操而存也。謂之入可也。本在內及其舍而亡也。謂之出可也。非心出在外。蓋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。非入則出也。莫知其所止也。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。然其操之則存者。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。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。呂子約之說。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感之用。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。此語亦未盡。存亡相對。雖因操舍而云然。方其存時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。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。子約又謂當其存時。未能察識。而已遷動。是則存是一心。察識又是一心。以此一心。察彼一心。不亦膠擾支離乎。但操之則存。操之之久且熟。則天理寢明。而心可得而盡矣。

答朱元晦祕書

共父相處二年。心事儘可說。見識但覺日勝一日。亦不易得。作別殊使人關情也。君臣之義。要須自盡。積其誠意。庶幾感通。是閒若有一絲毫未盡。則誠意已分。烏能有動乎。孟氏敬王之義。所當深體也。所寄諸說。亦略觀大槩。林擇之思慮甚親。可重可重。鄙意有欲言者。不敢隱容。後便一一寫去。共講論也。近來此閒相識。卻是廣仲晦叔。甚進德美。已入書院。生徒十五六人。但肯專意此事者。極難得耳。

答朱元晦

日自省中歸。卽閉關溫繹舊學。向來所見偏處。亦漸有覺。但絕少講論之益。無日不奉懷耳。西銘近日常讀。理一分殊之指。龜山後書。終未之得。蓋斯銘之作。政爲學者私勝之流。昧失天理之本然。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。而其分之殊。自不可亂。蓋如以民爲同胞。謂尊高年爲老。其老慈孤弱爲幼。其幼是推其理一。而其分固自在也。故曰分立而推理一。以止私勝之流。仁之方也。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。引聖人老者安之。少者懷之爲說。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。閻範之說極佳。卽以語伯恭矣。只如此讀過。誠可戒也。伯恭近來儘好說話。於蘇氏父子。亦甚知其非。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。但習熟元祐閒一等長厚之論。未肯誦言排之耳。今亦頗知此爲病痛矣。孟子答公都子一章。要須如此。方爲聖賢作用。此意某見得。但力量培植未到。要不敢不勉耳。此話到此。尤覺難說。邪論甚熾。人心消蕩。一至於此。每思之不遑寢食也。奈何奈何。

答朱元晦

祈請竟出疆。顛倒絆悖極有可憂。某月初卽求去。蓋會慶在近。不忍見大使之至也。自惟誠意不充。無以感動。且當歸去。勉求其在己者。今日大患。是不悅儒學。爭馳乎功利之末。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。爲迂闊遲鈍之說。向來對時亦嘗論及此。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。以開廣聖心。此實今日興衰之本也。吾曹拙見。誠不過此。來書以爲未有孟子手段。且循此途輒爲少悔吝是也。但孟子亦何嘗

外此意。特其發用變化別耳。知言自去年來。看多有所疑。來示亦多所同者。而其閒閒益鄙見處甚多。亦有來示未及者。見一一寫。俟後便方得上呈。更煩一往復。庶幾麤定。甚恨當時刊得太早耳。

答朱元晦

某邇來思慮。只覺向來所講之偏。惕然內懼。不敢不勉。每得來書。益我厚矣。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。便自處高執之固。後來精義。更不可入。故未免有病。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。何其理之該而不偏。辭之平而有味也。讀遺書易傳。他書真難讀也。

答朱元晦

某黽勉所職。無補是懼。目前幸歲稔盜息。人情相安。但環視一路。可爲寒心者多。亦切考究。以其大者控陳矣。伯恭相聚計講論。彼此之益甚多。恨不得從容於中也。寄示學者講論一紙。所論萬物皆備一段。意亦近裏。大抵不能反身。則自不與己相干。他人飽食。何與己事。反身而至於誠。則樂莫大矣。誠則實能有之也。

答朱元晦

商量處程先生之說雖少。然總領略具矣。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。豈弟愛民。凡事可以商量。又趨向正。孜孜以講學爲事。時過細論。殊慰孤寂。

答朱元晦

語說薦荷指諭。極爲開警。近又刪改一過。續寫去求教。私心甚欲一相會。若得至長沙。當有可議耳。伯恭既已轉對。恐當爲去就計。近見臺臣論程學云云。如伯恭在彼。尤不應怱然也。石子重向來聞在三衢。辭召命甚善。今聞已到闕。未知所言何如耳。其他大抵非遠書可達也。學舍已成。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。入其中爲表率。嶺外風俗尤弊。雖未易遽正。然不敢不開端示漸。如喪祭婚姻間。亦頗有肯革者。理義存乎人心。但患啓迪薰陶之未至耳。

答朱元晦

論語章句。精確簡嚴。足以詔後學。或問之書。大抵固不可易之論。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。蓋極力與辯說。亦不能得盡。只使之誦味章句。節節有得。則去取之意。與諸家之偏。當自能見之。不然。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。

答朱元晦

其父一病。遽至薨逝。聞問慟哭。傷痛奈何。積望至此。亦殊未易。時多艱虞。喪此柱石。深爲天下痛惜之。不但朋友相與之私情。想同此心也。奈何奈何。其家事今如何。嗣子頗能立否。凡事相悉。倚賴賢者。當亦不惜力也。葬事在幾時。有定期否耶。某義當往哭。適此拘攣。今且專价去。俟到武昌。更再遣往。臨書涕零。不勝情也。

答朱元晦

某自附陳明仲書後。一向乏便嗣音。惟是懷仰未嘗忘也。秋涼行大江。所至游歷山川。復多濡滯。今方欲次鄂渚。更數日可解舟。舟中無事。卻頗得讀論語易傳遺書。極覺向來偏處。取所解孟子觀之。段段不可。意義之難精。正當深培其本耳。修改得養氣說數段。舊說略無存者。得所寄助長之論。甚合鄙意。俟到長沙。錄去求教。曾子之說。伊川法則之語。深有悟於此。看得道字極分明也。知言疑義。開發尤多。亦有數處當更往復。及後來旋看出者。併俟後便。此論誠不可示他人。然吾曹卻得此反復尋究。甚有益。不是指摘前輩也。上蔡語解。偏處甚多。大有害事處。益知求道之難也。

答朱元晦

幸安職守。今年雨暘以時。可望一稔。盜賊頗戢。刑罰亦省。獨兵戈閒弊病非一。掇其尤者列聞。他不遑卹也。兄近來爲況何如。教令旣孚。當益無事。且須爲少畱否。相從今後有何人。須得暇議論。某此閒但有長沙梁仁伯秀才在此。資質亦頗淳篤。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。乃是陸子靜上足。其人亦剛介有立。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。子靜此病。曾磨切之否。亦殊可懼。

答朱元晦

梁仁伯主簿偕來者。日夕得暇。卽講論。近頗長進。偶以其祖母病復歸。殊覺落莫。子澄有新功否。甚恨未識之。伯恭聞復喪偶。多難如此。可念可念。有澧州教授傅夢泉者。資稟剛介。亦殊有志。但久從陸子靜守其師說甚力。此人若肯聽人平章。他日恐有可望也。

答朱元晦

少懇比對郡學。開一城門。正直江湖。舊有門曰恩波。在近處久塞。今移於此。緣舊學出門卽牆面。今焉開闢。氣象甚佳。因爲樓於上登覽。遂爲一郡之冠。以曲江樓名之。蓋張曲江來爲長史時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。故用以名。欲求尊兄爲記。幸不惜落筆。以爲此邦形勢之重。樓之下卽是白水河。河之外卽大湖。灤之外卽荆江。如高沙湖之類。皆在指顧。以至峽州諸山。亦隱隱見於雲水之外也。

答朱元晦

伯恭近遣人送藥與之未回。渠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。徒自損何益。如編文海。何補於治道。何補於後學。徒使精力困於翻閱。亦可憐耳。承當編此文字。亦非所以承君德。今病旣退。當專意存養。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。

寄呂伯恭

某讀書先廬。羸安晨夕。顧存養省察之功。固當並進。然存養是本。覺向來工夫不進。蓋爲存養處不深厚。存養處欠。故省察少力也。方於閒暇。不敢不勉。但良朋在遠。每誦一日不可無候無可之言。未嘗不引領東望也。所示讀書次第。皆著實。蓄德喪志之分。誠不可不察。易傳所謂考迹以觀其用。察言以求其心。此語極緊要。近來讀諸先生說話。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。愈看愈無窮。不可不詳味也。來教有云。平時徒恃資質。工夫悠悠。殊不精切。此可見體察之功。某每思尊兄於尋常人病痛。往往皆無之。此在資質固爲美。然在學問

不可不防有病。他人所有病痛。卻不干學問事。若只坐在此上。卻恐頽墮少精神。惟析夫義理之微。而致察於物情之細。每存正大之體。尤防己意之偏。

好事上一毫才過。便是私意。如要救正此人。盡吾誠意以告之。從與不從。固不可必也。若必欲救正。得便有偏。推此類可見。

擴而充之。則幸甚幸甚。相從諸人多長進者否。有書來者。各隨其說。以鄙見答之矣。薛士龍及陸徐薛叔似諸君。比恨未及識。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。但所舉兩說甚偏。恐如此執害事。事功固有所當爲。若曰喜事功。則喜字上煞有病。元晦數通書講論。比舊尤好。語孟精義。有益學者。序引中所疑會與商確否。但仁義中正之論。終執舊說。濂溪自得處渾全。誠爲二先生發源所自。然元晦持其說。句句而論。字字而解。故未免反流於牽強。而亦非濂溪本意也。觀二先生遺書中。與學者講論多矣。若西銘則再四言之。至太極圖。則未嘗拈出此意。恐更當研究也。此間士子資質好。有意於學者。亦四五人。每教以著實於主一上進步耳。晦叔已兩來。相見非久。欲遷城居嶽下。相識如胡廣仲伯逢。亦留意。但向來多是想像懸度。殊少工夫。故病痛多不精進。亦數有書往來也。孟子解推已寫出。其間毛病。改綴不停。正如春草。旋剗旋有。且欲自家體當。遽敢傳諸人。見錄一本。他時欲奉寄求益也。仁說所題數段。極有開警。別紙奉報。并後來改正處亦錄去。祭儀向來元晦寄本頗詳。亦有幾事。擬後再改來。往往已正。今錄去。但墓祭一段。鄙意終不安。尋常到山間。只是頓顙哭洒埽而已。時祭只用二分二至。有此不同耳。家閒方謀建家廟。異時廟成。定祭禮。庶幾正當。伯恭所考因來卻幸見寄也。他懷非遠書所可盡。有便不惜寄音。

自歸抵此。亦既半歲。省過矯偏。但覺平日以爲細故。麤迹者。乃是深失銷磨。雖庶幾兢兢焉。惟恐乘閒之竊發耳。深味論語一書。聖人所以教人。與學者所當用力者。蓋可以見著實務本。乃爲至要。才不帖帖地。便使有外之心也。來書所自察向來之病。其閒有云。以私爲公。以情爲性者。可見察之之精。更宜深勉於篤敬之功也。向來每見衣冠不整。舉止或草草。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。古人衣冠容止之閒。不是要作意矜持。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。爲尋常因循怠弛。故須著勉強自持。外之不肅。而謂能敬於內可乎。此恐高明所自知。但不可以爲小病耳。語學者蠟等之病。鄙懷近來正謂如此。敢不深思而謹之也。今世學者。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。此閒有肯來講論者。今殊不敢汎告。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。覺得有滋味。今卻鈍悶。若信得及。卻可與講習也。其言也。初之說誠然。彼中諸人如何。今次寄來問目。卻覺於約會思量。雖是汎然。且須令思量。要是須從此過耳。此亦是自已見得會如此也。元晦仁說。後來看得渠說愛之理之意。卻好。繼而再得渠書。只拈此三字。卻有精神。但前來所寄言語閒。終多病。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。後所答。今錄呈。但渠議論商確閒。終是有意思過處。早晚亦欲更力言之。

寄呂伯恭

某前月半閒。積寒成疾。勢極危。諸事亦已處置。順聽之耳。一夕氣復。諸證盡退。蓋服熱劑灼艾之力。今幸已復常。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。嗜欲少。故飲食起居。多不戒生冷。不避風寒。此亦是自輕。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。豈是自私。蓋理合如是耳。尋常忽略。亦是豪氣中病痛也。每得來書。未嘗無所開警。所謂威儀

辭氣閒。豈特兄所常勉。某日從事於此。而每恐其不逮也。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。最爲親切。每覺上蔡所解。語錄中所說猶似未精穩。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。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。故本領尙未完。一二年來。頗專於敬字上勉力。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。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。更怎生求。只平日涵養。便是此意。須深體之也。氣質居處之說甚善。當深察之。不敢虛來意。此閒士子。目今亦有向方者。但看長遠如何。文字小小開解。誠不濟事。著實肯做工夫者。乃有可望耳。去年聞從學者甚衆。某殊謂未然。若是爲舉業而來。先懷利心。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。今已謝遣甚幸。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。今次須是執得定。斷得分明。不然。猶有絲毫牽滯。恐復因循於他日也。亦非特此事。大抵覺得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。時有牽滯。流於姑息之弊。雖是過於厚。傷於慈。爲君子之過。然在他人視我。則觀過可以知仁。在我自檢點。則終是偏處。仁義之道常相須。要之義不足。則所謂仁者。亦失其正矣。又如論朱元晦出處。亦似未安。周之則可受。謂不使飢餓於土地。只是來相周。故可受。今乃是受加之官寵。豈有安坐於家而坐享之理。元晦辭不敢當。爲合義。但當時說一二不同志者。使之宛轉求遂己之請。卻似不消得如此添加耳。更幸思之。某舊在臨安。已覺兄之病有此。今復因此二事詳及。推此可以槩見也。如何如何。

寄呂伯恭

來書所謂辭氣務令平和。然實處不可回互。此語盡之矣。頃見相識閒。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。退而察之。

其實畏怯。名曰憂國。恐只是爲身耳。故臨利害則氣攝志喪。而縈於寵利則不已焉。知人之難。恐不可以不察也。蓋直前妄發。固爲不是。然於所當然而不然。又別爲之說。恐終不免爲姦而已矣。此論不須爲他人說。思慮所及。因來論有發於中。故及之耳。

答彪德美

垂諭之詳。再三誦之。政所望於良友者。但鄙意不能無疑。如自滅天命。固爲己私一段。恐錯斷文句。故失先生之意。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。想必須見。幸更深思。平心易氣。無爲己私橫截斷。庶乎其有取也。知言序可謂犯不韙。見教處極幸。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。故不得不白。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。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。此蓋是設或問之辭。故以或曰起之。然云指言。則謂如天命之謂性。是指言也。其他說話。固無非性命之奧。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。故於答之之辭中。引子貢之語。以爲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。意則可見矣。更幸詳觀。卻以見教。若夫辭氣不足以發。則誠陋之故也。來書雖援引之多。愈覺汎濫。大抵是舍實理而駕虛說。忽下學而驟言上達。埽去形而下者。而自以爲在形器之表。此病恐不細。正某所謂雖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。故無復窮理之工。無復持敬之妙。皆由是耳。某近來反復思之。不可不爲盡言。惟天資慤茂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。若忽而置之曰。吾所得自高妙矣。則僕亦不敢進說於前也。然某之見。亦豈敢以爲便是哉。願更講之耳。

答呂子約

來書猶未免欲速逼迫之病。任重道遠。要須弘毅爲先。循循有常。勿起求獲之意。乃佳。理義固須玩索。然求之過當。反害於心。涵泳栽培。日以深厚。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。勉之勉之。平時病痛。所貴求以銷磨。矯揉之。卻不可徒自悔恨於胷中。反添一病。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。卻不可留在胷中爲悔是也。希顏錄舊來所編。不甚精切。顏子氣象。但當玩味於論語中。及考究二程先生所論。則庶幾得所循求矣。

答呂子約

諭及邇來工夫。足見不輟。但所謂二病。若曰荒急因循。則非游泳之趣。若曰蹙迫寡味。則非矯操之方。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。要是常切省厲。使凝斂清肅時寢多。則當漸有向進。不可求近功也。別紙亦各答去。區區固未必能深益高明。加以所懷非書可究。惟幸深思。有以見復。

答呂子約

所謂近日之病。卻不在急迫。而懼失於因循。此亦可見省察之功。然此亦只是一病。不失之此。則失之彼矣。以至於閨門之間。不過於嚴毅。則過於和易。交游之際。厚者不失於玩。則失於過。紛紛擾擾。滅於東而生於西。要須本源上用工。其道固莫如敬。若如敬字有進步。則弊當漸可減矣。楊龜山所舉富公崇深之說。固爲有益於學者。然特拈出此二字。卻似未穩。更幸思之。侍旁雜務。於職所當任。豈容少有厭煩忽細之意。惟主敬以立本。而事事必察焉。學之要也。

答胡伯逢

中庸解錄未畢。今先寫三段去。大綱規摹如此也。未知如何。垂諭性善之說。詳程子之言。謂人生而靜。以上更不容說。才說性時。便已不是性。繼之曰。凡人說性。只是說繼之者善也。孟子言人性善是也。但請詳味此語。意自可見。大抵性固難言。而性善可得而名之。此孟子之言。所以爲有根底也。但所謂善者。要人能名之耳。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。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。卻恐渺茫而無所止也。知言之說。究極精微。固是要發明向上事。第恐未免有弊。不若程子之言。爲完全的確也。某所恨在先生門闌之日甚少。茲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叩於前。追悵何極。然吾曹往返論辯。不爲苟同。尙先生平日之志哉。熱甚。近郊已復覺旱。彼中何如。更幾以遠業自重。

答胡季立

垂諭足見講學之勤。至所願幸。某愚惟不敢不深潛其思。時有所見。亦未必是也。惟願與朋友共論焉。夫天命之全體。流行無間。貫乎古今。通乎萬物者也。衆人自昧之。而是理也。何嘗有閒斷。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。未應不是先。已應不是後。立則俱立。達則俱達。蓋公天下之理。非有我得私。此仁之道所以爲大。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。若釋氏之見。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造。皆自吾心生者。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。而返爲自利自私。天命不流通也。故其所謂心者。是亦人心而已。而非識道心者也。知言所謂自滅。天命固爲己私。蓋謂是也。若何所斷句。則不成文義。失先生意矣。更幸思之。卻以見教。

答胡季履

承諭觀史工夫。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。察其人之是非邪正。至於幾微節目。與夫疑似取舍之間。尤當三復也。若以博聞見助文辭。抑末矣。此閒士子輩觀通鑑。嘗令先將逐代大節目會聚始末而觀之。頗有意味。如高祖入關。滅項誅功臣之類。皆作一門。備其源流。此亦編得有次第。方欲取前輩議論之精者。入於其閒也。

答胡季履

所諭讀書欲自博而趨約。此固前人規摹其序固當爾。但旁觀博取之時。須常存趨約之意。庶不至溺心。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。不可不察也。有所發明。毋惜示教。

答胡季隨

辱惠書。審聞侍奉平達武林。履候勝福。極以爲慰。諭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。甚善。要當平心易氣。優游涵泳所讀。其閒談性命處。讀之愈勤。探義愈晦。無怪其然。若只靠言語上求解。則未是。須玩味其旨。於吾動靜之中體之。久久自別也。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。主一箴錄去。所要詩亦寫在別紙。彼中過從謂誰歲月易邁。人心易危。華盛之地。奪志者多。惟敬自勉。以承先世之業。更祝厚愛。所見所疑。便中不惜頻示。還轅當在何時耶。

答胡季隨

錄示序文。三復足見所志。雖然。升高自下。陟遐自邇。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。而行無忽於卑近。不爲驚怪。